

東州集  
十

卷十二

~16  
2427  
10-



和  
2427  
12-10

東州先生文集卷之五

壯節公鐵像祠宇重建上樑文

英雄餘事業永垂一統之勲楹楠歛穹崇寧墮百世  
之祀重營妥靈之室兼寓報本之誠伏惟高麗開國  
功臣太師壯節申公草昧逢辰經綸邁會華宗嘉牒  
舊標嶽降之祥沉勇深機獨擅神資之異初發跡於  
戎陣遂馳志於功名天惟眷民理必濟於塗炭鳥亦  
擇木契當合於風雲逮于恭封之失綱乃為億兆而  
請命閔時日之曷喪明動余衷知曆數之有歸密贊  
其決龍旗始建下武之運斯隆虎符類分中權之積



攸著雕弧在御承射雁而疏疆玉帳運籌擬操鷄而  
拓土何意隣邦之背誕肆勤王旅而徂征楚卒尚疆  
滎陽嬰日暈之急齊師不振華泉陷驂絰之危殺身  
成仁溫序之玉節徒奮代君任患紀候之黃屋不還  
沙磧橫屍孰驗先軫之面立原復矢但刻鮑信之形  
質毀名完人亡事濟樵蘓封墓臨象冢而長悲帶礪  
申盟撫鷄盤而永悼梁祠汗馬實表蔣文之靈唐殿  
頒拔虛傳薛均之號惟其不隨死而昧昧是以如在  
上而洋洋爰諏賜貫之鄉別初立神之宇身騎箕尾  
列星辰而御陰陽水在地中擁幼艾而親酒食祭以

春秋兩日迄茲七百餘年頃緣胡孽之憑陵而致廟  
額之顛倒風麾電甲吳興之靈跡雖彰畫辟蛛絲西  
蜀之遺祠已撤嗟傷尚載於行路痛盡況切於來雲  
計工商財則驃騎將軍之貴勤時集事則駙馬都尉  
之尊厚地坡陁峻址仍恢於曩築高堂明王華構後  
起於新規後廣前脩瞻八達之楹棟群趨競勸見一  
方之幘幪向之蓬蒿瓦礫之區居然香火丞嘗之所  
英威未泯聞赤鬼之嘶風精爽猶存免金像之沐雨  
雲霞滄滌鳳繞璇標鬼物扶持龍纏玉柱秋晴氣朗  
舉雷斧而勸功日吉辰良架虹梁而程役庸申善頌

敢相權論拋標東畫角山城旭日紅滿月臺前餘  
路時時朝謁四王宮拋標西遼塞烟塵白日遠叱咤  
風雲驅列缺手揮長劍翦鯨鯢拋標南羅濟封疆想  
戰酣 聖代祇今歸一統當時九筵記遺談拋標北  
茫茫世界俱昏黑天樞不動衆星環萬古丹心長拱  
極拋標上高穹九萬何昭曠精神烈烈雷行天長衛  
君王陪法仗拋標下城外衆麻遍四野風雨調和百  
穀登田家笑語開秋社伏願上標之後臺隍增重丹  
墮長新蘭藉蕙肴膋蠻千古翠旂元蓋登降九天斬  
孽鞭霆掃妖氣而靖邦域徵祥禦稷驅厲鬼而壽我

民洪庥後昆永鎮西土

聽蟬堂上標文

大厦以為懔懔君子務去乎身鼠一枝以寓棲息遠  
士喻適乎鵠鶴操約雖殊資安莫二茲規打頭之字  
遂諧會心之圖主人翁曠度中夷嘗標夙茂家傳忠  
厚西漢之風藹然業貫詩書東觀之譽藉甚惟其不  
數數當世是以無赫赫近名南郭子之杜機天合則  
格始與公之立事歲計有餘方歛跡於形勢之途乃  
回車於得喪之域乘榆在望捨朱紱於暮年杞梓興  
懷尋素履於初服陶彭澤之栗里松菊僅存杜工部

之花溪茅茨已撤俄暉下嶺暮幽禽之歸柯零露霑  
 原感寒虫之入窟爰依樹屋用代楮巢巨室穹窿  
 鬼瞰之可懼卑宮范損知福生之所基緝墨規模咸  
 遵目巧之草創陰陽體制悉出意匠之經營天地崇  
 深軒豁於顧盼之頃江湖吞納變駁於吟嘯之間霧  
 霽烟收浦淑極而波光淨雪蒸霞蔚山川秀以野氣  
 明况秋律之司衣而商飭之戒節高林踈樾雅尚暫  
 寄於蟬鳴得意冠形秋契實齊於奠樂等寂乎太空  
 之虛籟求澄乎几界之根塵拈斯強名揭諸華扁余  
 以西南漂白泥滓伶仃鵲巢鳩居翁撤屋材每自歎  
乞余作舍

於逆旅暈飛燕賀輒空效於長譚拋樑亦不睡起窓櫺  
 曉日紅近階水生江市早渙舟正趁半帆風拋樑西  
 杭稻連郊白露低卯酒欲醒窓日晚伽椰山色卷簾  
 齊拋樑南松竹幽窓午景合破淨水平村徑細杖藜  
 歸去聽農談拋樑北風浪冥冥極浦色日下長安蓋  
 杳然天邊一點浮雲黑拋樑上羲輪直似蹴瓦狀街  
 杯擡眼望青天明月清風無盡藏拋樑下禾稼三時  
 覆大野爰屋朝回展脚眠窓間卧聽槽溝瀉伏願上  
 標之後杖屨婆娑琴尊逸豫雲肩嵩麓帝弄少女之  
 權雪夜山陰或起扁舟之興各保豐年餽爾時問芝

澤形容

羨景堂上標文 在茅山

百年之內為權幾何四表之中誰景最勝忘懷者曰  
 觸而造趣達觀者隨遇而恆心茲規鹿身之便蓋取  
 容膝之適主人少慕放曠長患寒窮始似浮雲杳杳  
 乎門山之外終如落葉飄飄乎江海之間十載光陰  
 已消磨於逆旅一枝棲宿空感歎於羈禽憐鳩拙之  
 托巢羨蚤老之成爾好依丘壑暫寄形骸勞者息肩  
 雅志非出於擇地佳處領要名區偶占於別天短嶽  
 橫梁枕帶前正澄湖巨浸控引東西烟霞島嶼之奇

盡供樂事春夏秋冬之變俱屬良辰雙屐婆娑山人  
 邀我以松桂孤舟播曳澳父濯足於滄浪惟其對此  
 神融是以悠然賞會乾坤藏寶意者真宰所私象罔  
 得珠信乎物各有主巷陌則拖蹇李徑門戶則紉閣  
 蘆簾三間卜居多暇問於詹尹五柳作傳謾自託於  
 先生聊具草稿之辭用資芟艾之役拋標東幽澗冷  
 泠荒舍通自此朝宗知不遠消流日夜會龍宮拋標  
 西舍後連岡接圃畦畦畔露葵埋草芥開花猶向夕  
 陽低拋標南種松新養萬虬鬣中宵小雨茅簷濕闌  
 路晴沙看水簾拋標北瀛海菜田在嶼息晝夜江潮

吾往來不知生死何終極拋標上舉頭日月垂明照  
 蕪儀迴幹浩無窮可歎人生在覆盆拋標下四時寂  
 粟通隣舍鷄肥酒熟日無憂喚取村翁與結社伏願  
 上標之後嘯歌不廢蹈履常安散誕琴書跌宕風流  
 優遊乎暇日追逐月出入溪澗怡悅乎顏鬢精氣  
 入以鹿穢除無復形容枯槁天機深而者欲淺庶幾  
 膚革充盈

清平公主新第上標文應製

蓋聞瘖穹九萬銀階有天孫之宮寶界二千瑤臺有  
 帝女之館雄雲階日地始播清高而霧閣霞扉終歸

恍惚貫靈真之攸宇非軋獨之可憐豈希接日教基  
 瞻星正臬神臬禁里枕乾岡而中平壘樹曾微蔭斗  
 魁以縹緲常山門戶下接管祥沁水園池旁通烟火  
 者哉淑明公主枝分若木芬芳湯沐之榮清平都尉  
 系出青松奕易衣冠之胄三姬秉禮國風詠穠李之  
 歌邦媛乘時詩人賦大栳之什蘭閨毓粹下寶婺於  
 洛濱桂闥披祥降仙嬪於雋泃接兩羨而作合膺百  
 福之所咸周雅鼓瑟之權理存宜室壽嶺吹簫之境  
 情好居樓爰諏莫樂之區迺結斯干之筭烟在窈窕  
 攬義洞之中腴嵐岫岩峩割仁峯之半腹斜連北關

絳節之朝匪遙直對南山紫閣之堊在卽般絕倚墨  
課霄斧而勸功身章登飛架虹標以程役輕縵重幣  
悉抽內藏赤仄青銅無煩外府豐椽彌壑陟履道而  
三休傑構霄擠戶牖以四顧瓊除帖爰疑編作塔  
之金釵砌駢羅似取支機之石圓鑄耀夜代常儀而  
合輝突闔留春却玄冥以貯暖上堯下簞寧虧張老  
之辭後應前呼敢相睢陽之并拋標東日射房櫺萬  
縷紅繡轂瑠鞍臨上路侵晨朝謁大明宮拋標西高  
閣回廊翼尾衣綺席歡娛留返照曲城含翠捲簾低  
拋標南木覓晴峯捲翠嵐繡陌斜連朱雀巷中人馳

送太官甘拋標北屋後松林古幹直留得靈根養在  
本雪霜不改千年色拋標上尺五天低繞翠晴門楣  
長拱太微宮仰看日月垂明兩拋標下燕雀飛飛赴  
巨厦錦幕銀屏夢熊羆宜家錫胤歸風雅伏願上標  
之後薰爐夕爨菱鑑晨華千歲爲春奉 睿慈於天  
陛雙星不老等選筭於海籌粉治脂塘擁朱門之喜  
氣蛻禁月幌凝爽寢之清香鳳凰于飛君子頌繁祉  
之慶慈羅八夢太人獻多男之占

寅平公主新第上標文 應製

粵以仁峯南鶯義闕西傾白微注於平原丹塘言其



峻址園池騰秀之氣上徹天街岡陵蟠結之形旁羅  
 地脉士女繁會歌吹六時間井交連烟火四匝垣墻  
 遷迤界社稷之崇壇霄漢微茫拱象魏之高闕金川  
 御宿舊為移躋之宮銀渚星躔今作館甥之室淑徽  
 公主疏芬玉派環佩龍重翠之尊宣平都尉擢翠瑤  
 林門闌擁烈鼎之貴製華瑩殿初分寶瑟之精降彩  
 璇臺早叶鳴鳳之絲彌文夙備於六禮結褵施於  
 隆愛始析於十閨宜家出閣周詩播詠王姬甫雍之  
 車參嶺吹簫青女神仙之宅包弘敞之體勢背陰而  
 陽極締構之經營前脩後廣千菟既集慮先及於民

勞百堵皆興念恒軫於時屈工招游手不煩外府之  
 調役雇饑昨悉出中藏之費瓌檀文杏匪石論材月  
 斧風斤公輸運巧層椽霧積臨反宇以中稽邃閣霞  
 披撫危欄而外眩蛟螭盤跂踣楹棟以相扶燕雀紛  
 飛赴帡幪而爭賀朱明燦戶霜含雁齒之階碧落低  
 簷雨壓魚鱗之瓦三休磴道斜連太紫之墟八達軒  
 窓近挹終南之色槽巢已陋實弘大壯之規竟篔簹孔  
 安是宜君子攸寺無入寢行膺太人之謠虹蜺統  
 梁載揚兒郎之唱拋標東沁水池臺霽景中騰起粧  
 樓擠五戶簾間初日上鮮紅拋標西城上輕陰近戶

依試塋園林春氣早宜男草色已萋萋拋標南金埒  
池塘柳影涵肯向瑤階闌闌草條索春色已宜春拋  
標北法宮城畔天街直香風花亂馬如飛朝下紅塵  
回玉勒拋標上雲屏氣暖芙蓉帳晨光稍辨繡鴛鴦  
旭日瞳眈射翠榜拋標下繡幕珠簾圍廣廈燕寢朝  
朝奏管絃龍壚夜夜燒蘭若伏願上標之後琪花曉  
發瓊臺晨敷寶箒無窮支機之石不爛靈基永固繡  
埒之金常新琴瑟相和令德歸美於風雅之蘭競秀  
駁彩流耀於階庭日月恒才受洪範之五福乾坤覆  
壽承 睿眷於下齡輪黑鳥敢闕張老之頌也矣

茂矣竊效下管之辭

東平公主新第上標文

應製  
辛丑

述夫瑤躔北控太微列嬋女之壚銀漢西迴圓儀構  
天孫之室雖復明輝曜夜騰異彩於中逵寶象懸霄  
綴祥光於上路笑而仙階愴恍仰九萬而蒼蒼靈跡  
冥茫儼四七以邈邈仙凡之界旣絕見聞之途爾殊  
豈如戚藩侯疆魯築玉姬之館神臯帝里漢開公主  
之園沁水躡榮旁通青瑣常山席罷近接朱城者哉  
伏惟淑靜公主誕羨璿潢凝華若木德容冶性蕪盡  
敬於蘋蘩和柔宅心早承閑於禮教東平都尉瓌姿

竹茂芙蓉夙彰特達珪璋擁門闌之積慶聯翩組紱  
襲台鼎之闕休爰諧赤繩之緣遂協黃裳之繇鳴環  
珮而出閣宜其家人締棟宇以爲居取諸大壯峯巒  
聳峙而勢正於乾岡川瀆交橫脉絡經乎五位據翠  
壑而樹臬包紫洞以裁基召外徭之游丁無關將作  
傾內府之朽貫詎煩司農千杵雷鳴並和梁園之曲  
群三雨集同揮郢匠之介碧尾雲番彷彿平陽之第  
彤楹霧矗縵繖肅史之樓壘樹層欄陶宴喜於八節  
崇臺邃閣町暈涼於四時粉壁銜釭晨星不落丹墀  
帶壁秋月常鮮瀛海表黃鏤之宮輜軒展絳刻之飾

從容 三殿瞻極北而非遙密邇高門望終南以何  
遠詩成克簞善頌莫先於熊羆唱徹兒郎竊賀敢後  
於燕雀拋樑東韶年淑氣養花叢睡罷粧樓初上日  
碧紗窓薄弄遊紅拋樑西羅幌微風動水犀別向池  
塘移勝宴斜陽欲傍曲城低拋樑南嫩柳繁花午景  
合昨日太官開錫貢今朝中使送珍甘拋樑北社壇  
之外松林色辰居不動太微垣一點丹心長拱極拋  
樑上諸天碧落何昭曠銀潢下注 渥恩濃惠日慈  
雲隨倦仰拋樑下涼軒煖屋宜冬夏芙蓉帳小軟風  
吹翡翠簾低甘露瀟伏願上樑之後支機石爛作埒

金鋪二儀俱奪聳基固缺雙星齊煥選算無窮山勢  
西盤鳳凰之臺永固河流東注烏鵲之橋恒新鼓瑟  
與琴詠淑熾於宵雅式歌且舞垂令德於頤人珠玉  
傳芳孕驪穴之瑞氣芝蘭競秀播燕寢之凝香聊申  
下管之辭用贊中閨之祉

興平公主新第上樑文

應製  
乙巳

粵以璿儀九萬共水鏡而蒼蒼寶緯三千與銀繩而  
落落蟾居既奠清高仙媛之宮鵲橋初成縹緲天孫  
之室然而乘槎路阻銀階絕問津之期斲斧蹤迷霓  
裳無按舞之日豈如神州貴里下臨烟火之區紫極

丹霄上接雲霞之境芬華地位漢開沁水之園瓊瓌  
門闌晉啓常山之宅者茂伏惟淑敬公主瓊枝擢秀  
並若木而疏榮玉瓜橫流控長淮而注液興平都尉  
分茅胙土家擁丞相之尊秉笏垂魚尾推御史之重  
授雙表而作合六禮既行間兩社以爲問二奇示屯  
泰山盤鬱寬平蕭史之樓曲阜通莊洞達齊侯之館  
千工競勸風生郢匠之斤萬夫爭趨雷動睢陽之旂  
前脩後廣甲第之制俱存冬溫夏寒丙舍之規咸備  
覆標齊集敢闕張老之辭百堵皆興寧廢斯干之詠  
拋標東八達朱門大道中金闕號鐘擠戶望華簷高

東坡集  
蘇軾詩集  
卷之五  
十一  
捧霞雲紅拋標西楊柳陰深過午鷓鴣慢曲城蒼翠  
晚窓含日影向人低拋標南白閣亭亭鎖紫嵐試向  
玉欄閒闋草映階春色拾宜男拋標北白麓松林千  
尺直霜雪長含萬古容祥光每繞離宮側拋標上白  
日行空麗春望琥珀光濃藻井舞龍香氣煖芙蓉帳  
拋標下獸炭金爐薰夜夜霧壓朱城曉夢回銀壺卧  
聽槽溝瀉伏願上標之後君平簾下支機之石常新  
武子階前編埒之金依舊霞幃月幌疑罽窟之清香  
粉沼脂塘繞全家之瑞氣襲帝乙之歸妹鳳凰于飛  
膺太人之推占熊羆入夢抑揚微於下管庸戲賀於

中



日本國日光寺燈籠銘 并序應製

日本先大君爲其先大權現大闡日光道場今大  
君又爲其先大君建置真宇六特供養百用具備  
自我降邦嘉其誠孝鑄造赤金燈籠助資冥薦神  
光煥發遍照十方清淨世界爰命從臣作爲銘

詩曰

覺路一遠昏衢如叅乃設慈燈用替佛日範銅作籠  
有竭其懸助發神光廣照法筵上自諸天下徹十地  
靈耀焜煌四燭旁被孝思無方冥福是薦寶坊長明  
金輪永轉

摩尼石硯銘

黜而文闇而光中剛外溫既負既方居貞不耀其發  
煌煌配我處幽卒歲借臧

浦口舟子傳丁亥

丁丑五月二十一日虜至甲申東岸江都震撓今  
上時爲鳳林大君顧諸宰曰諸公一人須先往覘賊  
左右無應者余心鄙之對曰下官願先出但張紳悉  
集水陸兵丁于廣城津下官覘賊則可以守則無兵  
若何 上曰公第往審勢相報我募兵追赴余卽起  
馳到甲申都廳時夜陰晦但見賊火隔水明滅而已  
用小紙于書所見以報黎明氈幕五六列在文殊山  
下處處烟起日向已賊用大砲連擊西岸土石糜碎  
前泛小船數十有將濟之形俄而 上至金相尚容



李判書尚吉趙判書翼呂同知爾徵俞參議省曾李  
獻納一相李典籍行進等十餘人續至忠清道水營  
戰艦七隻破悉流奔不可制本府舟師二十七艘從  
廣城津乘潮北上潮退閣不進於是本府中軍黃善  
身自廣城始引陸軍一百十三名以阻浦淑迂轉而  
來甯上峯巔未布陣賊船已在中流 上謂臣曰公  
留此我益募兵以來跋馬還府諸宰以丁亦散時余  
在都廳北阜云賊卸船處屋四五十步賊急欲破本  
府兵經進薄城褰甲疾趨過余不顧直觸善身軍善  
身軍潰須臾岸上空無賊余于下唯偏裨田得秋崔

尚元及陪吏二人小胥一人奴一人掌馬在側欲還  
府內則大兵橫截道路所處三面阻水無一片移足  
地碧海在眼利劍在腰投淵引决唯有一死既自念  
土非守也兵非主也且再蒙 中旨以水陸防備專  
委張紳俾無掣肘之患則在我無死責願以獨立賊  
藪受刃特畧刻早晚而海舟遼遠無以致身畢竟唯  
有死耳日過午忽見片舸如席大自府南古東浦繚  
轉而下獨一童持檝年可十七八容顏謹樸舟中更  
無餘物從者呼喚乃刺舸傍崖遂接而上得達海舟  
屬忙遽未暇問持檝者爲誰旣而環視洋中絕無小

舟往來竟莫知其所之方危急時得一壺可以托命人爭之不啻若千金重自城外緣浦十里男婦之夾岸逃生者何限見此船過無一人乞命膏載已可怪矣緣浦十里虜騎夾岸馳驟所鹵民物何限前走不相及輒射殪之若獵獸兔見此船過曾無一矢隻鏃之加益可怪矣換舟在中流苟近岸之爲懼雖斧鉞面驅之金帛以啗之烏有肯旋軀而濟人者哉人也無平日之素無眷顧之思無管攝之嚴足以制其死無利誘之厚足以買其生而積尸中沫血數人舉手呼乃能汲汲迎接如被號令赴期會者嗟乎此豈

人力所及有以致之邪使其人鬼也者雖在雷駭霆霹之際凡人死生各必有主張而令生於不可生之生使其人人也者亦出於神靈之默護曲全不令死於不當死之死者較然甚明旣而從海舟上俯視波間落葉漂柿之微卽無不枚數而箇計而遠近數十里終不見片舸之影響尤可異焉當其在甲申北阜彼其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得之則性命幸保骨體幸完不得則首身分離膏血塗卉鹵而至今強顏稱人禽息獸視覆載間者果誰之賜也余旣壯歲未暇問持楫者爲誰每飯祝之曰浦口舟子云

南征賦

前叙我歟

○古有東西北征而無南征豈待

余於甲子歲派之為嶺南觀察使究觀其邑  
 里諳俗既嘉其風壤洵羨士子則都長退讓  
 詢其先達又多名世巨擘毋論五賢先生為  
 東方日月啓牖後蒙卽其間闢翹楚之彥無  
 不責然聲施到今心忻然內契而知斯之有  
 取乎斯也而其地又有往蹟故記可供譚詠  
 者甚多其山川嶺嶽之勝清幽曠遠娛耳目  
 而陶性情至於臨滄海觀日出而長卿子虛  
 之夸一朝廢矣三欲置紙筆窓壁間做太冲

盛業以張大南土而愚簿領倥偬才思窮蹙  
荏苒未杲也今幸出按關東案牘清暇因次  
往歲巡歷所睹記以備咨詢之義焉顧以非  
大夫之能而冒壯夫之戒其不免家人覆甕  
也歟

皇玄聖之洪造兮跨震維而啓疆徠柯條之布濩兮  
皇寧流于瓊潢世逾遠而寔光兮運司馬以龍驤懿  
烈聞之永嗣兮輝玉潔而明揚載世德而錫美兮台  
受命以襲祥魁於祀乎孟陬兮批發夢而考貞巨九  
臯之靈禽兮萃丹旆而稽衡桂樹如郊以敷榮兮雲

霏霏而承幄余旣弘此傲曜兮又重之以芳澤撥夜  
光於荆岳兮淘玉英於河源濼群芳以袂服兮豈惟  
楚國之蘭蓀託風雲而高舉兮及春陽之未暮入金  
馬而通籍兮取龍門以布武何蒼渚之浮雲兮掩白  
日之昭昭恨靈脩之不聰兮惟黨人之是嬰鳳凰丹  
丘之弱羽兮亦知夫遠逝而增厲况賢士之靜約兮  
可冥行而重蔽審處阨而好脩兮將以愉乎異世振  
毛褐之檐檐兮縮胡繩之纒纒玩遺寶以惕日兮汨  
下流而終翳固殷憂之不長兮天有定而勝人應龍  
游以逢時兮鶉鴟鳴而得晨彼蟋蟀之微品兮思應

侯而振股濯泥塗之辜是兮廁揚庭之章甫牧螢燭  
之炯燭兮承大明之末照然機線之莫補兮願乘邊  
而自效值猘獵之頌頌兮余未能乎折角蓋聞主辱  
而臣死兮循此義以震剝何惠風之優渥兮反崇尤  
而罷罪襲金朱之煌煌兮設旂常之旆旆秉玉節而  
省方兮于赫居之四履出國門而濟漢兮望神微以  
掩涕想 宸居之肅穆兮目瀏瀏而凝睇魂營營以  
思返兮行百里而九逝背黃圖之赫戲兮日晷駸而  
遙裔攬余轡之瀟瀟兮庚中原而言稅遠漸車於遠  
川兮歟復久之冤魄將軍氣塞而敵強兮擠萬師於

一履排雙峽以上襄兮矚身嶺之巖巖山峻高以造  
天兮區北南而作闕穹林宵而蔽虧兮路倭遲以阻  
折駮連蜷以不進兮班迭睢而膠葛主屹嗽以表顛  
兮云望祀之攸秩順洪流而左轉兮魄巖邑之斜界  
匡風氣之南強兮考民俗而內契魯人舉而材朴兮  
而蟬綏以豹炳採蘋藻而羞神兮將以薦夫蒼顛觀  
玄駒之春步兮知不可以後化遵咸池而流憇兮寄  
遠懷於長夜人文昌而洪悴兮矢危邦以權挂商山  
士之游肆兮洛水泄其英爽儒宮翼以疊楹兮逢掖  
都其習讓中在接乎化寧兮挹餘瀾於盧相金身巖

其拔峙兮高掌標其靈異登砥柱以顧懷兮還汎風  
而偃泗兮剖欸以祿恥兮澍隄江而回轡緯地捐脰  
而完名兮殉故君以爲義詠薇蕨之長春兮儼首陽  
而美愧宗直之炫藻以昌辭兮振百代而馳翺由文  
靡以禍烈兮骨雖糜而名日彰纒余榜於江濤兮步  
余馬於山郭涉琴湖而逾邁兮升達城之高丘臺隍  
統以灌莽兮身乃逝而膠流徐鳴雅以代述兮蟬冕  
化爲兜鍪歎臨臯而瞻像兮霑余襟之淋浪夫惟聖  
哲之載誕兮何遭時之不昌皇天旣訖夫厲命兮曷  
又思此忠貞攝余齊於上山兮撫遺塵而抽思服忠

信而秉迪兮胡不悅於好回故約身以董道兮詔來  
世而爲期略將軍之象冢兮賦始蘇之黃落昔三姓  
以官國兮廢不用夫桀燹擢才傑以造邦兮任智勇  
而匡略統麗濟以開運兮功名著而境拓文武儼而  
柞隆兮乳鷄晨以邦削孰亂流之可濟兮終殷士以  
周客蓬顛纍以匝壠兮五陵剝迤於殘郭毀走墳而  
逸群兮鳴鴉接翼以窺薄雀阿食之北學兮薛弘儒  
之譽博卽徒輔以道義兮烈士勉以死敵彼千載之  
簪纓兮咸一丘之聚貉賦麥秀於呂城兮緬巨雲之  
飛閣廡脩榭之文牖兮鏡曲池而寫爵織績錦以成

文兮理會茲而縱詭英華貌其寡歇兮混蒼波而冥  
莫唐風遠而思存兮堆萬卉之確樂陟星臺而天問  
兮吞幸表之歸鶴齊諧寓於龍跡兮殷鑑存於鮑石  
披遺墟於叢棘兮僧舍多於民屋忽人功而務兮兮  
于爾祀之顛覆傷文獻之靡徵兮吾將往乎南蔚閱  
武庫之霜電兮撫夷堞之嬰拂聊倚劍於穹石兮痛  
猿虫之流營邈在渚而方冊兮候沙苑之雲物開蓬  
萊之孔通兮偃輦蓋而載馳迺齊服之交會兮豈靈  
真之所期遷客傳琴而留怨兮忠臣蹈義以不回青  
門沈于湘澤兮滑臺連乎江淮識王度之無外兮姑

釋簪而綬衣橫水陣而詰戎兮徧三臺以逐兮雲濤  
蕩而出日兮待童男以何時暇萬壑之朝宗兮辨二  
儀之尊卑仰貞石於鸚嶺兮邀豈姑於龜浦首露紛  
其夕降兮從元妃以風雨望雲輶而不來兮將若近  
以遠舉徵徃事於雪鴻兮憑戰地而容與悲春林之  
巢燕兮忍戴天以終古卧南樓之百尺兮俯春蒼之  
相接秋風忽以晨厲兮卷寒郊之零葉當畢翁之游  
藝兮駟亦奮於清邑脩厥辭而招殃兮罹滯昏之噴  
沓文章不可爲兮光未顯而焰及寒暄之尚綱而衷  
質兮胡異芳以並蕤綴楚老之遺辭兮啓儒祠而虔

謁倚火王之麗譙兮指鼎津而命棹槍山秀其情刃  
兮軍府移其牙纛屯營臨乎合浦兮曾習流而九伐  
分金符於燕朔兮奉玉帳以戎羯慨迷津之闔閭兮  
隨蜃氣而共滅孤雲遠以海廓兮留古臺之寒月晉  
陽雄其保障兮都會敏不其民物諸美振乎上國兮曹  
氏厲其風節俗升降以世變兮士瞑目而語難却芝  
蘭而不御兮進鷹隼之穢穢酌明水於西祠兮招三  
魂而巡行旣嬰帶以九却兮人之亡而事去血遺咀  
於臺石兮天陰陰而鬼怒日只徂而王程迫兮山川  
羨以歸意速騰玉軼以橫驚兮過泗水而不息睹鐵

城之南階兮夥統制之營壁御樓舡之鱗鱗兮按戈  
甲之憂札旌旗揭而燭雲兮金鼓填以鋤喝陽侯海  
若並出進兮龜鼉駢以奔衛人謀師律不失其藏兮  
實東南之扞蔽元節使持成以棄師兮李將軍因歎  
而奚凱材愚智之異用兮諒勝敗之攸在淹回水而  
徑渡兮巡列鎮之布絡帆衽昂以颺逝兮巖露梁而  
西泊遂揚舲於河東兮溯橫浦而上下歷相國之故  
里兮認長岑之遠駕豈勳名之不立兮而茅廩於蕭  
化蟾江冷以夕波兮岳陽窈而秋霽雙溪轉其碧流  
兮石門開而遊憇招提遠以暮磬兮寺樓窶而迢遞



螭頭軼於雁塔兮金薤映於薜荔清風颯以蘭雪兮  
青鶴返而鸞殿仙人去而洞閉兮猿身怨以叢桂別  
荒樵於梅楂兮欽學士之風流諫邑里於丹城兮非  
葛洪之所求悅山陰之亭宇兮傳故事於仿佛起遐  
想於江左兮寓微感於偏壤亂八木而北上兮叩紅  
流之巖洞琳宮嵬瑋而傑構兮一柱騫飛而高聳脩  
廊翔以彌壑兮溢梵籍而克棟仍羽人於福庭兮得  
棲遲之泔躅想四海之風塵兮君子遯而空谷托雲  
霞而遠害兮血末路之物色世逾下而日狹兮懷若  
人以太息吊一蠹於咸陽兮瞻棟宇而不能去賢何

辜而菹醢兮天震霹以回互軼文孝之棹兮攬玉  
溪之光漪羨身名之俱參兮悼曩哲之不時散輕策  
於龍游兮犯中峯之水雪排天王之沆瀣兮踞星壇  
之嶄絕覽八荒之體勢兮天地由其介滯九郡隱見  
於巖積兮江海橫流以襟帶棲香積之風露兮冀靈  
仙之可遇而巫習之好滌兮又何可以久住越居陀  
之古縣兮抵安陰而輟輓山霏嵬而流駛兮像夫人  
之仇直留征牽於勸寔兮嘉滟澦之風壤扶金泉之  
晚醉兮轉若木而彌往尋羊腸之舊路兮尚寒岡之  
簞筇抗尺踵而叫關兮係絕網以絲髮揭日月於昏

循兮嗟明詔以迪哲循河濱而改轍兮採嘉名於孝  
靈詢多仁而願處兮舍比屋以思封保榮名於蓋天  
兮惟棄圓之令終飲元化於醴泉兮行鳳儀於闕部  
玄陰結於風隧兮豈朱炎以可消高樓蕩以灰燼兮  
紀野譚於鬼譚山環衛而北起兮水維綏以南注控  
一路之綿駁兮壯天東之龍虎太師之炳幾兮襄備  
亂而翊真主生靈旣脫於水火兮亘度流於昨古迄  
麗季之搶攘兮玄陵寤於草莽士女屢一征結兮河  
蹕返其王度顧山河而歎亡兮身賦詩以却虜相人  
文之競爽兮善辭才之鍾聚絃歌雜乎里詠兮序序

聃乎解宇肯 勛華之繼陟兮天在威以殫怒微忠  
史不攝於霆擊兮吾恐舉世以纖趨遭紛濁而遷謫  
兮零身疚以義取壘巖退以厲俗兮鶴峯峻其標舉  
望河水之西厓兮憶中興之詰輔恢天步於板蕩兮  
洗一方之風雨縻長策於拯濟兮民到今而歌舞籍  
成績於太常兮見真儒之功敘青兗介乎巖阻兮周  
防繚以芳巖慶沙麓之陰休兮晉承乾而配極樂象  
州之儒教兮踰鶴柯而遠徂襄陽之耆舊雖亡兮汝  
南之先賢不誣紛家誦而尸講兮盛邑子之襟裾提  
封此盡乎小白兮乃文成之所興化蛾子以式穀兮

紹絕學而思弘發孤倡於群咏兮揭聖經於佛乘倣  
白鹿以藏修兮非周氏其焉徵數前脩於十室兮善  
比邑之同風故憂深於思善兮何壤瘠而材豐祭酒  
伏齋以正諫兮批逆鱗而明忌抱義經以荒遐兮羗  
茅舍而道賁陶山像乎武夷兮退溪比則洙泗詩書  
儂而尚存兮禮樂由之不墜聲猷廣以歸迪兮典刑  
邈而風義濯滄浪以棹歌兮沿月潭而遐思道聽見  
於一時兮人後世以受賜登清涼之絕頂兮問黃池  
之所在飄遺墨於禪庄兮悲古人之不待轅門靜而  
粉屏兮時亦維其暮春林花馥而鳥嚶兮原隰奠以

灼灼名僕夫而倣裝兮余將騁望乎東海魚臺首光  
以上濟兮巨壑呀而周匯乘絕垠而游矚兮云形擴  
以開壇升清心之快閣兮聊以抒吾均愁踐內庭之  
神臯兮窮幽眇於霞路臨長江之九曲兮感東流之  
無已聞雙鳥之不返兮據迎日之古記擎扶桑之炙  
條兮據西涘之斷石知秦橋之偏側兮狹嶠夷之東  
略太陽杳杳以整駕兮六龍撰轡而高躋羲和弭節  
以安驅兮豐隆離合而披纒吾令宸神傳御兮導以  
之於天中命勾芒而先路兮列缺奔以服箱屈豔星  
以為旌兮縹緲搶而飛揚游精氣之浮浮兮倏一陰

而一陽黃虬躍以扶轂兮鸞鳥頡頏而回翔鯉鯢噴浪以蹴雲兮波木崩騰而雷硯剗六菴以汎濫兮按余志而自將陪神衛以將上兮皇覲穆而揚靈吸游霧之芳液兮嗽玉文之瓊漿余既蟬蛻於濁穢兮周覽乎不死之鄉琪樹萋萋以被涯兮靈芝旖旎乎都房仙人邀余以增遊兮焉問瀛嶠與蓬方王喬揖余以請交兮安期償余而相伴凌瑤風以佚蕩兮造太乙之清宮折若木之瑤華兮將以壽夫東皇集鈞天以聆樂兮心隆隆而樂康間陽精之沕穆兮覩泰初之茫茫超象先以獨存兮極鴻濛之未央湛無爲以

守一兮與元化而齊長

鐵甕城賦

登鐵甕之故城兮觀夫衆山之靡靡北分支於太白兮元氣奔而未已嘗中留而復往兮勢磅礴於百里方龍矯而虎躍兮見二江以乃止崇崖壘以亘起兮巨防屹而旁倚坤維缺以䟽泄兮川谷由其流惡東臺截其巔嶮兮揭高標以穹石皇祇屹屹以效功兮真宰雄其規拓周墉繚以萬雉兮實鎖鑰之攸托中千室之構比兮紛井落之繡錯總士馬而制閫兮圖保邦以威敵而地利之靡常兮見逆順於治亂喟上

下而歷筭兮憤狂豎之內叛苟忠信之固結兮嬰帶  
 足以蔽扞依晴川之古渡兮望鎮西之樓觀非人謀  
 其美立兮隋氏至今有遺恨兵戈彌以十年兮八表  
 混於塗炭持秦策而莫贈兮懷乙支以永歎東海汨  
 其揚波兮朝宗渺以路斷聞冠蓋之織轍兮異博望  
 之尋源昔皇華之旬宣兮瞻玉節而載忻滄葉忽其  
 一變兮堆雪涕於乾坤姿江亘以限域兮秋嶺嶮而  
 攬六指金湯而玩寇兮反自撤其藩藩余遭時之道  
 院兮來寄寓於絕國頽岭質以日索兮俟河清其焉  
 得嗟身今之蹇達兮何宇宙之偏側長安隔以暮雲

今臨樹樓而秋色行人倦於曠野兮征鳥翩而萬翼  
 但輝斂於博陵兮稍林樾之黯黑循睥睨而仁違兮  
 憂思壯而填膈寫哀詠於篇阿兮結長悲於無極

夢然賦

觀畏夜之孤憤兮托游精而構夢睹破澹之廣深兮  
 屬陵岡之脩聳石有積而隱齟兮草有翳以全擁拔  
 菱荷之陳莖兮植江浦之茱茹謂馨香之蕪穢兮藉  
 以嘉予筮首惜歲律之云暮兮孔遺芳而容與接哨  
 壺而婁中兮謝雙翹於郭優感故交之旁哈兮遠弄  
 編而釋技棄赤驥而取路兮逝服力乎南宮覲元靈

而告行兮意淅淅其如雨展玉軸而攜辭兮爛七行  
 之三乙日世可晦而不可明兮勉汝守以自崇憑余  
 能嘉而靜思兮况前徵之未晰假若笑而占繇兮發  
 幽人之貞吉澤遠下而在顛兮類厥施之斯弘然彼  
 木之填淤兮喟滋溉其美通石何為乎波底兮草何  
 為乎沼沚夫哀之鷓頰兮可鉏耜而棄之菜茹之闌  
 丑兮可培菽而芻之欲求門而務入兮曾不若乎後  
 騷思殆辱而知止兮近沈幾之智也卒奉教於詰考  
 兮遠誓墓之義也昔余之撫翰而登朝兮指雲衢以  
 為期遠身名之玷兮今歸遠道而孤歎荷神明之眷

慈兮疾心家而啓哀披而身於百齡兮效筋骨於四  
 刃紆宣昭之幼志兮汨吾甘乎老農豈無唐風之好  
 樂兮傷素業之變化畜舍既夷於旱澇兮雪霜紛糝  
 而早一官租竭乎菽粟兮又恐婦子之窮餓已矣乎  
 人生賦命可奈何二頃亦不少千鍾亦不多尺之短  
 而寸之長兮胡夸盈而數粟生穀百之三木兮未象  
 落乎原野

夷素齋贈短髮慎天

惟皇天之宰覆何造命之不均彼玉佩兮瓊瑤同  
 表地之所珍按繩墨以益勵又重之以內表方元

乘而遐躋忽兮途而委棄各成毀之有數設是非  
 之紛紛既屏伏於遐兩亦云憊夫曩愆理有微而  
 易者情有隱而罔分倉梧鬱其暮雲海水深可萬  
 里勉紉蘭而直香聊逍遙兮且埃

浩有人兮介石何性靈之淑均集蘭芝而為佩握琚  
 率以自珍被奇服之璀璨內靜身乎厥羨惟璿壁之  
 處遠人豈有和之可棄然閉關而葆真觀此世之紛紛  
 結微言而致論夫我生之震愆玄文幽而日昧章采  
 也以此分殊陽懷其纒策躡萬里兮守忽忽以  
 將罷玩遺方而奚埃

東州先生文集卷之五

東州先生文集卷之六

先考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  
燕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行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  
同知 經筵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謚文簡公  
府君行錄

府君諱其寧潤卿號芝峯我李出 太宗恭定大王  
子敬寧君 贈謚齊簡公諱栻是府君之五代祖也  
高祖諱植牟陽君曾祖諱承孫仙槎君祖諱裕河東  
君考諱希儉以李父神堂君諱禎無子繼其後家世



代以宗籍受封至公始由科目顯用忠盡事 明宣  
兩朝歷敷中外朝夕台司卒官資憲大夫兵曹判書  
兼知 經筵事後府君累叅從勳拜 贈至議政府  
領議政兼官如真拜就文化柳氏封貞敬夫人淑懿  
純明有士行判書公嘗爲司諫言柄臣橫恣斥長湍  
府使故府君生于湍之公解卽嘉靖癸亥二月二十  
二日壬申丑時也始太夫人八屢夢黑龍矯天彌月寢  
大而府君生旣生有羨質朗異絕諸兒自在孩幼端  
慤自將無所嬉好五歲而就家學判書公時已年六  
特所鍾愛未嘗嚴爲提誨而府君聰穎強記有若素

習者始解屬文開口造語輒精工三五至一日判書公  
令作雪詩有口庭前有月松無影檻外無風竹有聲  
見者驚歎以爲謝家所無云十三通四書二經十四  
出游國學學試官大加賞譽華問益振朋游來附者  
日盛十六中進士初試己卯春判書公捐館府君旣  
弱齡遭制傷毀過禮真元萎削遂爲痼疾之源矣辛  
巳照關中生貢初試府君以早失庭訓不力學自立  
則無以績揚先緒而慰太夫人意者刻心程課每讀  
書夜分不輟廁上亦聞吾伊聲卽厨下爨婢時時能  
誦詩書語常住僧寺肄習攻苦未嘗輒至家時李栗

各主文柄評鑑甚允見府君詩文獎詔不已以狀頭見許壬午遂登進士乙酉十月捷別試文科丙戌選補承文院權知副正字戊子 上取習華語者入殿講試府君居首受厩馬之 賜秋例陞至正字冬薦拜藝文館檢閱府君與高素高爲同進者所忌至是始入史局論者遲之己丑遷待教秋因事罷尋叙奉教屬鄭汝立獄事起察官多故府君獨任史職終夜秉筆手爲駮塚陞拜成均館典籍俄遷司憲府監察庚寅歷司諫院正言戶兵二曹佐卽兼知製 教夏差 聖節使書狀宣朝京師速兵曹拜典籍冬竣事

還旋出爲黃海都事錄光國及平難處從功臣辛卯以親病丐解內叙禮曹佐卽遷正言速戶曹因程諫高茅特 賜豹皮六月選入弘文館爲副修撰移司憲府持平十月拜吏曹佐卽初上論重選地類藉接引而府君克修登 朝公退屏跡未嘗持刺詣人白汝李公深相敬服曰今世之士絕忘名宦而得銓卽者李某而已其守正恬雅之操自新進時已發俄因事罷卽叙爲弘文館校理還吏曹佐卽壬辰又因事罷西叙爲副司直四月倭寇至中外大震慶尙右道防禦使趙儆辟府君爲從事時諸伎暮佐皆極一時

東川集卷六  
文集卷六  
三  
之選而防禦趙公與府君同閑既暮請與共事又不  
忍府君獨子鮮兄弟而太夫人老病在堂也謂府君  
以從軍法自免府君以為平日食君祿圖報之謂  
何國家卒有難乃欲規安而避險即謝太夫人馳至  
金山別廵邊使李鑑軍潰于尚州諸師悉奔已不可  
為矣府君隨防禦使屢當鋒鏑前後交戰未嘗不在  
行陣而時有天幸免焉始朝廷叙府君弘文館修  
撰而府君久乃聞大駕西播太夫人避兵北地防  
禦使與湖南官軍合陣敗績于龍仁府君獨立于戈  
中君親阻三方寸已亂而又裁以大義匹馬奔問

血路縱橫間關隔閱八月謁世于于處川仍請龍  
灣行在卽披弘文館副校理兼備局卽九月控疏  
陳情祈訪老母存亡上為下教曰咸鏡一道自變  
後聲聞不通李某可克使號入送宣諭德意兼察  
路事情於是差宣諭御使踰嶺抵明川得太夫人  
所在是時咸關以北被奸民誑誤在在款賊拘執兩  
王子及宰臣官屬殺越將吏屯據城邑情節屢阻道  
路梗滯府君乘遽入軍中為製檄文號以君臣連順  
禍福利害丁寧條暢使反側革心聞者莫不灑然傾  
聳涕泣感厲於是義旅益奮列城響應一路遂以無

事則府君力也癸巳五月復命三拜司憲持平弘  
文校理一拜兵曹正郎司諫院獻納舊制臺官不兼  
儀局卽至是大臣以變後死節之人宜加表揚委府  
君撰集而府君每任臺職乃請仍掌卒事夏以病移  
校書館校理歷兵曹正郎弘文館校理秋拜侍講院  
弼善司憲府掌令兼春秋館編修官俄陞執義以時  
向中興事屬修舉不宜率補玩愒上劄條十弊上  
優答之十一月隨駕還都時庶事搶攘辭令沓委  
內而教諭軍民外之酬應咨揭倉卒急就者多資  
府君十二月備局前所屬撰集節義爲書凡四卷者

成而華使司行人適至取以歸中國甲午春逆賊宋  
儒真伏辜府君叅鞫數月錫以厩馬角弓六月承  
宣缺特命資級未准者并得備擬於是府君起拜  
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蓋前所未有也冬亭陞  
至左副遞授大護軍兼承文院副提調自是常兼不  
解乙未拜右承旨俄遞授兵曹叅知二月丁太夫人  
艱哀禮備至自附身以往靡不誠信不以喪亂時屈  
有所歎也丁酉四月制除拜右承旨病遞護軍五月  
拜成均館大司成時倭寇爭逞天將楊元鎮南原府  
君差分戶曹叅議管理餉道卽日陞辭上察府君

羸毀未復特 命勿遣秋 皇極殿災以進慰使如  
京師戊戌春還朝拜右承旨禮曹參議左承旨皆病  
適參由兵曹參議拜左承旨尋適還兵曹己亥正月  
復左承旨適僉知中樞府手秋自兵曹還左承旨適  
爲大護軍十一月拜吏曹參議時摺紳傾軋排擊紛  
然旣逐西厓相若及完平李公不安於位府君陳病  
自免且言朝著大亂於是時流言噪幾不免彈劾乃  
適拜大司成庚子春歷兵曹參議大司成五月拜司  
諫院大司諫朝論益勢獻納李爾瞻羣聚講張百計  
撓府君不得則至乃投無名子書禍休利留府君不

爲動徐出而控辭有曰賢相去朝國事日非遂適秋  
冬再除兵曹參議辛丑正月拜弘文館副提學考決  
古文周易以進 賜廐馬二月適拜大司成兵燹之  
後文廟草創始請重建中庠講宇次第而成六月移  
兵曹參議時濟州賊言云節誅 一遣御史安撫立  
命玉堂進教文諸學士大窘章久不就遂令府君視  
草文成不加黷諸學士乃大服冬 皇太子冊禮成  
詔使將至府君差都司迎慰使實文翰極選也行到  
箕城墮馬疾篤適任拜護軍壬寅春夏兩拜吏曹參  
議皆病適五月拜副提學與諸儒同校周易諺解書

成 賜厩馬 宣廟冊 繼祀禮多簡質府君上劄  
略曰昏禮者合二姓之好上承 宗廟故古人以爲  
廟見然後成婦其禮之重如此今者六禮旣行儀文  
備舉而獨於 廟見大禮闕焉不講若以不載於五  
禮儀爲難輕舉則親迎之禮亦五禮儀所不載而至  
中廟朝始行之遂爲 聖朝之懿範况 廟見一節  
爲禮尤重考諸古禮叅以會典歷代帝王莫不通行  
豈宜以近代未遑之典五禮儀未備之文爲諉而不  
行乎事報聞冬拜大司諫適護軍癸卯六月由兵曹  
叅議拜副提學校正史記纂以進又 賜厩馬秋拜

吏曹叅議甲辰夏適授兵曹叅議大司成錄扈 聖  
原從功臣先是當路者喜顯朝權擯斥異己府君臨  
政以士流三人者擬臺閣至惹彈論而時相有姪子  
素無賴驟欲通顯路爲府君所持積與相忤會 宣  
廟將受尊號羣臣俱上請府君獨不冑由是益不安  
丐外得安邊府使以乙巳春授任是年夏旱親操文  
檄雨即日澍應府地舊無蓮楊蓬萊土彥爲守鑿池  
種藕中廢又數十年至是復生父老咸歎異焉秋關  
外大水壞民廬舍田畝殆盡流漂子遺饑孱溢目又  
自上年北虜闌入邊關徵發蜂午簽軍調餉日夜不

我府君撫摩調劑民得安業無困 上特賜衣緇素  
裡以褒嘉之而府君用勤勩違疾又感水土丙午三  
月遂免歸則前憾猶在齟齬特甚至丁未冬始叙為  
洪州牧使視政如安邊時而專以清靜化俗牒申監  
司聚邑諸生于鄉校課督有法隣邑學徒大集方伯  
具治蹟上聞而府君又病飭已酉四月竟解印去秋  
叙僉知中樞遷兵曹參議俄授承政院都承旨庚戌  
六月 宣廟祔禮成特加嘉善大夫禮曹參判兼承  
文院提調秋連拜司諫院大司諫司憲府大司憲皆  
卽辭適授同知中樞秋光海世子服章未降差奏請

副使八月如京師府君三聘 上國大藥自厲如書  
籍香藥絲毫無所免後先與安南琉球暹羅使者相  
遇於 帝都輒丐府君詩文卽休離身言瞭無知識  
亦莫不什襲藏去不啻若拱璧者而安南使臣以所  
得數十篇歸而傳布其國家誦戶詠訖謂由日本擄  
去我國人趙完璧曰爾知爾國有李芝峯乎此其作  
也蓋以慕尚篤至未嘗斥名而完璧後得歸國且道  
其見聞如此壬子五月使還加階嘉義秋歷大司憲  
兼同知春秋館事大司諫兵曹參判大司憲同知中  
樞府事冬拜副提學光海用術士李懿信言京都氣

索交河有形勝宜相宅遷建遷召宰臣集議人情違  
惑府君率群僚陳劄以堪輿風水之說不見於經傳  
而作偏於後世其言茫昧而無徵其術荒誕而無稽  
斯固識理君子所不取也臣等初聞下禮曹議啓之  
先私竊謂殿下萬無聽信之理其必令禮官先議其  
是非而後議其妄言之罪不但已也訖至于今乃有  
會議之命是不唯不罪其妄言蓋將用其言而施諸  
事也夫所謂會議者或便或否有所折衷之意也今  
謫信之疏國人皆以爲可罪後都之事國人皆以爲  
不便入其便此亦無符讖矣天作神都甲於東方形

勢之勝固不暇言而二百年餘人材蔚興民物殷阜  
治隆國泰若使術者之說信而有徵所謂福地宜無  
過此粵我 聖神定鼎于茲傳諸 列聖爲萬代鞏  
固不拔之基 宗社在此臣民在此而一朝無故因  
其謬妄之見輕舍舊業委而去之則 祖宗在天之  
靈其言曰予有後乎國家經變以來瘡痍甫集 廟  
闕營繕民亦勞止踰賄胥讒有不忍聞願乃不諒時  
勢強拂人心舉諸荒野之中使之當宮闕板築之勞  
則負駭鳥散勢所必至竊恐群情沸騰國事潰裂變  
故之作將有不可言者反覆累數百言雖不卽從事



遂寢時追崇所生金氏爲恭聖王后遣使請冊命于  
中朝府君又上劄曰家無二尊禮無二嫡大經大法  
至嚴至明故在魯隱公之於仲子僖公之於成風春  
秋深以爲非此實先儒之定論而未聞魯之二君追  
請冊命于天王豈非守禮畏義而不敢爲也古人所  
謂私稱於國中不出於境外者斯可見矣今世之士  
稍知讀書者無不講明此義况 中朝持正識禮之  
君子必多有之若引經義嚴辭斥之則所損非細將  
有不可追之悔矣時光海政昏殿聞謔言處臺閣者  
依違觀望遇朝家大議論更有肯先責府君必爲之

倡不少願士林以持正歸之癸丑再除大司憲旨不  
拜授同知中樞府事當是時李爾瞻茅曠死囚起大  
獄導光海燭榻殺永昌夷國舅胤孫 先朝耄彥朝  
序殆空銅 國母西宮將謀貶號府君義不染跡拜  
大司成未幾辭遯自是四年逍遙散秩塞兌養志惟  
甲寅秋兼拜同知成均強起一謝而已丙辰八月出  
爲順天府使脫身機辟斂跡高蹈玄翁申公時放在  
江外相視秋歎憂悲感慨竟夕然後去至則以身率  
物未嘗鄙夷其民民悅而從化租賦期會不煩刑筭  
府君亦樂其俗愿而易使也盡三年不歸經紀邑事

東坡集卷之六  
自學校井里細至負薪柴稗指畫有方著為永式已  
未春秩滿邑人欲借不得則豎穹碑以寓後思及後  
計至相率絮泣如悲其親云旣歸就居水原村豎時  
事日益變虐焰愈熾指摘物色人莫能脫府君棲遑  
近畿無所稅駕一室靜默盛暑不啓戶家人唯聞警  
效罕得以窺面前後拜副護軍大司成分兵曹參判  
同知中樞府事 詔使迎慰使皆辭不就至十一月  
光海舉府君及崔公璿鄭公曄名下教于傳局曰俱  
以秩高宰臣受國厚息當此主辱之日不思臣死之  
義偃息郊圻無意陳力 臣之道果如是乎大臣臺

諫寂無一言極為可恠從重推考會赦府君乃上疏  
謝且陳病憊不任狀壬戌二月又下教曰秩高宰臣  
如鄭曄李某一切不仕未知其故并令招集備局啓  
曰人臣不仕豈其本心或親老而歸養或身病而退  
去又有不合時議而不敢進者宜令代言懇諭招來  
觀察使爲申文勸駕勢甚敦迫獨且不測府君介石  
益堅暫至京卽還癸亥三月令 上舉義反卽卽以  
都承旨召還俄兼弘文館提學夏拜大司諫未幾病  
適七月授吏曹參判冬適拜工曹甲子春李造叛  
主上南狩府君昇病危 駕還遷大司諫用其勞進

隋資憲拜議政府右參贊秋拜大司憲兼知春秋館  
事移右參贊十月製 王大妃玉冊文持加正憲階  
拜大司憲十二月適拜左參贊兼同知 經筵乙丑  
歷大司憲知敦寧府事工曹判書冬因災異 下教  
求言而府君適拜大司憲以 上臨御三年禍亂荐  
臻君臣上下悠度成習人事失於下而天變應於上  
乃上劄指陳病源曰人事形也天變影也影之在天  
者宵爾而難代形之在人者灼然而易見若以人事  
之未盡者言之厲精圖治 殿下之志非不切矣而  
施措之間有未盡實率職奉公諸臣之志非不勤矣

而奉行之際多不着實以致績用無成治效蔑著國  
事日以委靡朝綱日以紊亂是則無它皆坐不實之  
病也夫天下之事務至廣而所以操之者誠也誠卽  
實也若不務實而徒欲以文具勒成治功則萬段事  
爲悉歸虛套譬猶畫餅充飢契舟食劍畢竟無可模  
擬處矣誠願 殿下盡誠於上責實於下以實心而  
行實政以實功而致實效使念念皆實事事皆實則  
以之爲政而政無不舉以之爲治而治無不成故臣  
敢以慈實二字進焉因歷舉十二條一曰勤學之實  
二曰正心之實三曰敬天之實四曰恤民之實五曰

納諫諍之實六曰振紀綱之實七曰任大臣之實八  
曰養賢才之實九曰消朋黨之實十曰飭戎備之實  
十一曰厚風俗之實十二曰明法制之實其言無慮  
萬餘明剴痛切剖白無蘊猶醫人對証下藥皆合實  
用識者謂中興後第一封事云而 上優旨批曰省  
劄嘉卿愛君憂國之誠所陳縷縷無非至言格論而  
劄中之意專在懋實可謂知要之論也予敢不服膺  
力行以副卿意哉丙寅歷左叅贊知中樞府事又兼  
同知 經筵固辭乃免丁卯五月奴賊猝陷邊城擣  
虛深入 三宮移駕江都島中隘窄粟水不通而兇

鋒口薄勢極危逼 王世子受委南下 上命老病  
朝臣任便擇所往毋必隨 大駕時府君經冬沈頓  
氣力綿憊而不肖聖求速以政官名在分朝敏求見  
任林川郡所親多勸府君毋蹈危地姑南出隨 東  
朝者府君卽毅然曰 上爲仁也人臣一息尚存安  
敢疾病自解遂赴 大朝前所帶弘文提學屢辭不  
獲至是始以病適三月拜大司憲寇賊甫退百度改  
變又後進頗尚鈔薦務爲覈論懼罪者夥府君常持  
寬恕傳以平法人情乃安而至二對論事言國家利  
病甚多旣罷不外泄以故人無知者嘗曰天下本無

身州集卷六  
事遵先王而過者未之有也今屢經喪亂人心靡定  
如大病之後糜粥補養猶懼未也而國家不能無爲  
時好紛更此其弊也先是 朝廷以小民游惰者衆  
不屬籍役軍伍虛落良民替患乃令繫籍爲號牌大  
小廷臣各能號事者爭言其便府君獨以爲不可擾  
民終受其弊至是籍成而人多不樂竟不果行四月  
遠都再授大司憲知中樞府事左右參贊戊辰六月  
連參贊知中樞還帶弘文館提學七月拜吏曹判書  
自丙寅後冢宰官缺府君必在高薦及是始蒙 寵  
擢府君雅性恬退不樂榮進立朝四十四年所歷官

闕無非盛位而苦心崇讓出於悃悞遂巡却避如怯  
者之當坎窞除日每下非三四斬免未嘗遽拜拜亦  
不肯久輒以日月免且不肖兄弟冒僥朝籍俱列顯  
仕深以盛滿爲愆屢欲引年致事而亦不敢果至當  
此拜俯僕滋甚三讓不得 命則出而乞解者章又  
五上而顧 上眷之特厚乃曰吾以 職死矣於是清  
品流明銓序抑僥倖絕嫌疑苞苴不接于門庭關節  
不行于政席有以一善及微勞著者必先注擬而於  
親故姻黨無所容私人亦無敢以纖毫枉曲累府君  
者嘗謂積仕者歷在勤告朝夕待調而積薪之譏實

歸朝家悉取武士之淹滯諸衛及散地與蔭官之久  
於臺監注簿者次第遷叙爲政數月調用殆遍尤以  
選任循吏爲重必視其人之才否前任聲績如何一  
日病未赴政而同僚循例除府君惠民者提調幾以  
近醫藥府君以備位銓長奈何自占便局吾劄控辭  
上諒其素誠 特免之談者謂卽此 節亦衰世罕  
見云時相職不備久無卜 命朝野咸屬望翹佇而  
府君暴風疾作不肖聖求任湖南監司法不得歸省  
敏求冒死陳乞庶幾待以瞑目 卜愍然許之爲茂  
宣傳官 諭令免歸毋待代繼 遣御醫就臥第日

夜診治所用藥物悉出內局自大臣外餘人得此乃  
異數也府君病劇迷冥不能言矣猶以重任在身不  
卽釋負爲深感諄諄不已而所嘗延調者掌樂院應  
納丘卒屣直亟謂家人毋輒受卽其意甚悲而冲襟  
繁操未始以疾革亂也不肖兄弟又上章陳府君意  
得通知中樞府事以十二月二十六日壬子遂不起  
計聞輟視朝吊賻 賜祭皆有加會不肖兄弟並錄  
原從勲遂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  
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  
子師太常議謚以勤學好問曰文一德不懈曰簡

贈謚文簡公後 上臨朝論政道歎曰近歲唯李某  
秉銓能以考績用人繼是爲難能云府君立朝終始  
存歿哀榮至是而備矣府君少孤無所師承而天分  
絕高清明超詣自爲諸生立志不苟考績經旨已知  
向上之學其於知行之方體認尤切克治用功一主  
於敬而莊重簡默不露圭角人莫能窺其造詣雅好  
觀書子史百家無所不嗜晚悉屏去唯留性理諸書  
亦不過數三卷而止曰簡以制煩靜以制動八子吾  
終身服膺而未得焉又曰吾於異端得其歸旨興趣  
信高大矣然而反覆玩索終不若儒教精要極致至

簡正當舍是以往書也哉以爲歷代群儒開說教崇  
我國諸賢各有著明固無間然如晦齋李先生所見  
高邁其自得之旨後學不可不知嘗著學戒曰余自  
年十五粗聞向方從事於收放心一節而爲文字所  
誤虛度半生越自知非之歲瞿然覺悟思欲洗除舊  
習間就聖賢言語反覆尋玩以求道體之所在而默  
與心會似有所得至於老釋之說其同異得失亦頗  
領略明知其不足惑也然後始於學問上信之不一疑  
嗜之不厭以爲天下之樂無以易此而疾病昏惰不  
能專精用力又無師友講明之助顧以衰朽之身欲

爲初學之士譬如日暮途遠難望有成其可笑哉世且小視因襲故套例以詞人墨客目之每聞此言輒自羞愧而不寧者彌日是知君子進德修業須在早年而人之擇術亦不可不慎一被品題終身不免誠可慨也雖然世之號爲儒者或有度學而冒虛名自欺以欺人者其不幸又當何如也後之君子宜知戒哉戊辰歲元日作自新箴以自警者有曰年不冉新德則更新人有得新雖老翁新老何由新惟學能新改過則新遷善則新舍舊就新是謂一新聖賢追新亘古長新意以是年觀化人始知平日省治之功未

嘗少廢其謂疾病昏墮不能專精用力者特憐以石人而死者去來有若前知云踐履身實不假矯飾而繩尺甚嚴未嘗分毫違越謙虛挹退若不勝衣至當義分奮厲明決無少滯吝舉世恟恟而所守彌確弱冠通籍適歷華貫足不躡貴勢之門身不入偏黨之日常以呂大防范祖禹爲期準中遭晦塞衆邪忌也而亦不敢輕加詆排超然自遠於文罔之外頃數十年間士大夫稍失廉隅蹊徑繁附偉門大開沈相喜壽嘗稱保全清節不爲官掖所知名者惟芝峯一人云而迺與金公以國舅間居集諸名勝宴飲兼邀府



君意甚厚爲所居隣比固要數四府君堅不肯其後  
禍作預席者多波及其操履修飭而高識遠見每如  
此平居整攝衣襟終日穆然鄙俗之辭不出於口傲  
惰之氣不設於身雖疾病六臣未嘗敬偃疲欠家人  
孺子亦嘗見其去冠不者僕隸下賤亦未嘗加以慢  
言臨事必莊作字必楷雖赫駟戲筆端正不雜思寡  
姊以誠同居奉養甥姪三人殷勤訓誨昏嫗有歸及  
他窮族之有事而無依者資給成之思意備至其待  
人也溫恭和遜初無防吟而儀容莊恪不可以親踈  
或欲以私僻干請終不敢言客無卑必必爲下堂

交禮接以春溫善誘不倦故捐館之日來哭者皆哀  
盡焉嘗言人之處世多少進境苟爲所動殆不勝其  
苦故外物之至安排順應勢利之途斂身若鷲唯杜  
門靜守不涉戶庭玩心於性命之源專精於涵養之  
地凝塵滿室閔若無人而方才炯然微瀾不起故疾  
病日痼精神益爽外慮不入夢境不煩所得詩文覺  
則了了性又明審裁鑑精到論事成敗懸合不差敷  
析是非辨別可否令黑白易見親黨就以諮決先祖  
以庶白著聲家業素寒府君尤慎取與一介無所苟  
出入外內律身清刻絮手奉公斥遠私謁俸祿之餘

不長尺寸田園僅指不問有無亡慈下世後資用益  
落朝夕稱貸甌石屢罄亦不恤也儉素之德根於天  
性允聲色紛華外誘而可慕者泊然無所欲不薰香  
不燃燭不設宴會不聽音樂食無蕪味坐無完席冬  
日一裘積十五年不改床榻蕭然處之甚適白衣布  
素有同寒士衣衾敝紗至見故絮服用之物有雕鏤  
丹漆卽不近也家人欲制綾段表衣則豆色不許見  
人服華盛者憮然不樂其人對府君亦自愧引去嘗  
老據禮說製深衣巾帶旣成而寢疾屬纏之後親賓  
以爲歎且曰不可以之綺紈我公但用絹素從治

好也府君爲文本於三經典雅有體不尚諸家險僻  
詩律喜始盛唐以爲上此體氣不完此早弱次力  
而至五言言詩則漢魏樂府其盡善哉府君所自造  
淺深乃家集具在唯竢世之知言君子無敢容不肖  
兄弟私爲稱道苟安有所言誰肯強而徇不肖者願  
念申文貞公乃府君平生道義交至謂府君詩神而  
化之非的有定見必不輕許如此而崔簡易豈亦曰  
斯文之托其在是矣五山車天輅南窓金玄成俱極  
推尚以爲格高語妙句圓意活優入盛唐閩域或曰  
閑淡溫雅有正人君子氣象真性情之正也此三君

者世所稱能文辭不冒讓入者庶幾以是見當世哉  
府君著述甚富不欲以文藝專家刪削幾年見錄詩  
文二十三卷采薪雜錄一卷讀書解一卷題辭一卷  
秉燭雜記二卷警語雜編一卷剩說餘編二卷芝峯  
類說二十卷昇平志二卷又有纂錄羣書五部二十  
五卷藏於家府君歿時壽六十有六翌年己巳二月  
十一日丁酉厝葬于揚州西山之長興里先祖地次  
亡慈以乙卯歲棄不肖府君誌其葬至是同塋柩二  
男聖求敏求一文適承文院副正字權做先歿聖求  
娠議政府舍人權昉女生四男二女男尚揆同揆女

適承文院權知副正字李一相齡幼敏求殫星州牧  
使尹暉女生二男一女男元揆嫗富平府使吳竣女  
重揆娶全昌君柳廷亮女女適士人申昇權做生三  
男躋蹟趾四女適尹元舉金挺坤韓後琦李善徵者  
曾孫男女六人俱幼嗚呼府君平生行跡焯然在人  
耳目類能記其大小不可以誣亦無可以溢也卽不  
肖兄弟震裂荒迷無能詮次難以言羨揚先人懿德  
萬一矣若以先府君之故而顧惠之一言公以示後  
世實不肖幸也孤哀子李聖求敏求泣血謹狀

議政府領議政諡文貞金公行狀

高祖諱湜成均館大司成魁薦科與靜庵趙先生併

柘 贈吏曹參判曹祖諱德秀家難不仕 贈吏曹

判書祖諱裴軍資判官 贈左贊成考諱興字成均

進士 贈領議政清風之金系出新羅其後世絲麗

達鮮冠冕不替始議政公聘漢陽趙氏縣監希孟之

門以萬曆庚辰生公諱瑄字伯厚幼聰穎自離髫鬣

靜專若成人鷄鳴起讀書端坐不遊目有識已期以

遠到為文詞犖然有奇氣歲甲午議政公疾革願言

曰兒能樹立成吾家吾魂魄亦當有知公既早孤域

內兵荒流徙湖甸躬負麥以為養常千里徒步省繼

祖毋海西既而繼祖毋之六夫人又亡七年舉三喪

採菴鍾以襄大事哀感行路制除積毀未復乙巳始

陞上舍授科目有聲士論咸推重館學請從先五賢

舉公名冠多士及祀典行鄭仁弘精形勢詆晦退兩

先生諸儒削仁弘儒籍光海怒錮首唱者公謂吾為

掌議烏可指適其人將上書請 此被其罰會以諸大

臣言得已公見時事日變盡室就加于窮僻處親行

耕稼因號潛谷賦詩見志若將終身居十年癸亥內

難平首先舉遺逸拜金吾即甲子春逆造稱丘公時

家居本問于道次超授陰城縣監治一誠不懈上疏

條積弊因言國以民爲本願推一縣之政以及八路  
其在小官已欲知無不言而施措布置端緒可見其  
秋擢魁科徵拜正言邑人爲堅石紀德婁遷兵曹即  
正言司書文學持平知製 教至有七八拜者遇事  
爭論棘棘不阿卽事關勳戚不肯依違時觸犯忌諱  
亦不顧望其請罷號牌以靖民停校生簽軍以趨蒙  
學特其細也歷四年丁卯胡太監以 帝命至宿使  
李弘申辟公從事由是熟諳關西利病疏陳數千言  
有曰歲荒民飢人心離散而謀國之言一不及此策  
有二三必用最下者譚者聽之又以體察使幕佐視

師南服請分嶺南三路以便節度歷修撰校理獻納  
爲佐卽吏曹陞正卽己巳秋銓官議余世濂卽薦有  
所左右大臣以爲言逮公下理公躬坐法歸牛川成  
小筭道然自適經二年蒙叙悉復原貫轉應教檢詳  
舍人司諫輔德用 仁穆大妃山陵勞進階通政癸  
酉由叅知拜承旨任銀臺出納程允苟有間隙讐言書  
稽古以至 筮曆象方技鍼灸之說靡不研究未嘗  
見食息自暇其冬外除安邊府使至則厲學政講武  
藝已責恤刑懲祛而化興治以最聞 內賜表裏丙  
子考滿差賀至使海役衆所機攝公履險逾從容無

變度八月泊南汛口時清兵已踰白馬薄燕京陳都  
督洪範坐甲關外公移書激以大義洪範愧謝而已  
天下隻爛聘規禮慶唯公嚴程竭蹶及期獻見禮部  
尚書先逢元就館慰藉之甚醴留館踰冬凡呈文閣  
部者十數皆出款實既聞本國中虜危辱東向痛哭  
華人環視感涕畢事還 帝初兵部以兵三千津護  
出海道拜兵曹參議移禮曹承旨公久官臺閣隨事  
寥寥無已而其所展布才猷見於按節湖西屬時艱  
虞凡條奏設施動中肯綮而自非活國大計姑可略  
也公通算一路田役率收米布以應上供百不留州

調度名曰大同既無官吏操縱濶狹法簡易循而色  
目六省疏請朝廷大言其必可行竟爲當官所格蓋  
公幼時讀書至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乃惕然內契以爲治國必先安民秉心堅懇有不  
可奪者大同旣不得施用則愧無以全濟窮餓連章  
乞免入朝荐更叅議禮兵兼大司成爲承旨積前後  
三載歷大司諫副提學 特授右尹躡嘉善階實癸  
未歲也改副提學都承旨禮兵吏三曹叅判兼管備  
邊宣惠寺局甲申擢刑曹判書 世子賓客乙酉監  
昭顯世子封墓撰哀冊 賜廐馬拜右叅贊大司憲

禮曹判書丙戌春 上因論姜氏罪 下嚴旨于諸  
宰公隨大臣胥 命闕門外 上益怒解公職及內  
醫提調旋奉使如燕公途有感慨錄寓黍離麥秀之  
感明年留守松都專意作成人材改建黌舍兩廡殷  
勤講誨春秋二丁釋菜必親卽圃隱殉節地立成仁  
碑刊布孝忠全經魯論正文行養老禮軌度可觀己  
丑年登七秩入耆老社夏五月 仁祖棄群臣公權  
判禮曹諸儒執已見言人人殊公守 先王之制無  
變邦禮始完九月晉拜右議政力疏斬免旣出焚黃  
于平丘先塋又辭章十餘本仍授禮乞致仕 上輒

下溫批有曰予之視卿猶砥柱御之求退如急流公  
日捨一介老病之臣成 聖朝退讓之風豈非美事  
遂邇再赴燕旣復 命卽還平丘亟申前請又因災  
異上言遇災而懼則災可弭求言而用則言可致懼  
而無誠是欺天也求而不用是欺人也辛卯以後三  
都上相一意求去乙未之拜終始固辭不出然遇事  
非違雖在散秩必抗疏力争或於登對指陳黑白無  
不剴切其請罷湖西之安興等城嶺南之東伍給保  
御營軍番上宿衛各鎮管新設營將皆所以蘇民除  
瘼愛惜邦本而至推刷之政騷屑最甚則上劄極言

高歲別殿將就欽敬閣故基則言一不便二不可辭  
意甚正朝廷雖未盡用其說而上諒公忠鯁篤至  
嘗曰夙夜憂國懇懇血誠安得如金相國者乎 當  
守與懷至公沒不已嘗論李時措亂政之漸以靖朝  
者又言於長遠離親北竄情理可矜移醜內地金弘  
郁疏論姜獄寃罪至大何公以爲應旨進言旣許賞  
罪宜用次律具綾川仁屋繼請其死 上怒罷仁屋  
職公乞與同罪不得則力辭乃釋位前後撿裁實錄  
監 附廟 冊禮行禱雨社壇俱蒙鞍馬之 錫公  
始上拜有言行兩湖大同者公乃建白湖民方困於

賦役急宜通變解懸 上曰公進安民均徭之策不  
得不任其責公遂欲卒諧素志開陳分析歷畫制節  
無纖毫滲漏書旣成上下詳摩訖三年乃更行之湖  
西其民鼓舞猶拔水火而莫相與樹穹碑徭路  
千里頌義無窮其未行也交口沸騰至嘗以新法公  
爲人聞勇往力行利害之源豈人人易喻哉君子謂  
良法可爲也機會可乘也若公之明見積誠不沮不  
抗以底于成爲難能也朝廷方議行其法湖南而公  
已衰疾乃上遺劉執義進學保民而未乃惓惓於湖  
南人同憂公及而公之志益伸德澤加于永世可謂



古之遺愛矣公之進登年已至矣致政之請歲必屢  
上或懷懷於造席值時多故國家方倚柱石竟以反  
戊九月卒于位訖 聞其帛祭贈顯視禮有加官元  
喪需葬于揚州念村坐乾之原從之也 太常議蓋  
以勤學好問日文清白中節曰貞 贈文貞公公始  
喪塗志皆咨嗟失聲諸書院儒生來哭甚悲而湖民  
尤絮泣相吊公資勁正操履端確罕言語人不可以  
親踈嚴於自治絕去惰慢危坐竟晷未嘗傾倚偃仰  
少言劇飲一聞先公垂誠終身不接杯勺晨起必冠  
帶謁河東者不廢篤於論理行實姑弱弟敬愛備至

性修潔居處虛色冬不御裘食無燕以唯於仁民澤  
物之務汲汲如飢渴在湖西刊救荒撮要辟瘴方請  
介布幣造終始言水車之制用車之便鑄錢行貨之  
利鏡已知八賢傳及纂籍內外世譜火尚公素芝山曹  
好畫及貴撫其遺孤有恩隨者書無旁好既躋大臺  
扇日有呈課兼通星經地志五行七略嘗論西洋曆  
法以及歷代改曆源委如指掌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  
皇明紀略類苑叢賢種德新編松蘿志等書熈貞敬  
夫人坡平尹氏進士薛汲其考也幼婉嫻合婦則二  
十歸于公躬織紉奉養嘗至老尊貴不廢及稱示仁

人迫欲厥性下從却一進水漿中六人御 內命本  
勅滋味見毀顏哭泣不忍度口以已亥二月卒壽七  
十五附公生二男四女男長佐明原任吏曹參判  
文祐明 國舅封清風府院君文通金崇文僉正黃  
道明留守徐元履尹鑑參判一男進士錫曾一文生  
貞趙顯期妻 國舅四男一女 王妃殿下為二女  
男萬曹天次錫翼錫衍錫達曰柳漫監察李尚淵掌  
令吳斗實妻為崇文出口鑑錄福昌君夫人為道明  
尚曰商降南紳商賓鄭繼周妻為尹鑑出也 吁人臣  
患遺逢之難遺逢矣又患無才以幹時苟才足以立

事而約以檢身誠以奉公忠以殉國勤以成務大臣  
之節於是儻矣惟文貞公進途既闢受 二聖特達  
之遇知無不為言無不盡功顯業著百姓載其德雖  
春秋所稱曷以踰焉謹掇家乘所錄刪繁舉概敬告  
于當世之立言君子有以考信焉

議政府左議政西原府院君鄭公謚狀 甲戌

公諱珉字子精號藥圃鄭氏籍西原高麗世大將軍  
顛以節死畢玄甫之亂其後顛與弟誦用文雅競爽  
遭議南竄并起為司徒西原伯卒葬於安東子孫遂  
為嶺南人連寔世不扳高祖長水縣監諱元老祖生

負諱僞考諱以忠俱隱德不耀以裕後慶母韓夫人  
以丙戌十月生公子醴泉金堂鄉自幼穎秀始受學  
即通大義不為師困嘉靖壬子陞上庠戊午擢文科  
初隸校書館既而華聞彌彰遷典籍拜司諫院正言  
當事敢言有古爭臣風劾權倖尹元衡等迷罔誤國  
之罪前後四人談者躋之 宣廟開元入玉堂為修  
撰歷禮兵正郎持平校理吏曹即政府舍人甲戌以  
副應教擢授代言轉都承旨丁丑由大司成禮曹參  
議出按關東自庚辰至壬午陞嘉善則拜都承旨吏  
曹參判陞資憲則拜漢城判尹皆特恩也乙酉以後

判禮刑二曹再長天官斥遠私謁輒面謂于請者君  
才當調惜乎踵吾門竟不用己丑進崇政大夫兵曹  
判書適日本使至廟議報聘便宜未夫公毅怒曰賊  
逆端業見藉今信使在朝兵鋒在夕此講之悔也議  
者多與公合庚寅使 中朝未還而處士崔永慶用  
非辜前死言者謬謂公嘗官其弟餘慶罷公職多叙  
禮曹判書左右贊成壬辰賊內逼傳國都 上遽起  
西幸公方起居藥房會卒從 駕不問家累何在到  
西京警報絡屬 上將移蹕鐵甕公謂不拒守浪江  
天塹規剋復之策而遁入巖僻縱賊乘虛以躡我非

計也涕泣爭之不得既至果上下震撓已無可爲而  
分朝之議定矣時光海爲世子公以貳師從急趣伊  
川東路賊益盛崎嶇阻折轉向龍灣一行危慄多變  
服詭行觀望先後公笑曰天祐東方保無此事若其  
不幸非智計可免五月與 大朝會史州提督李如  
松新擊平壤賊自經略以下將官之管理東事踵相  
躡公偵候慰犒殆無一日暇隨司勅使至平山道受  
命衛護 分朝南一追及於湖右時京邑甫定賊危  
據沿海一帶如故持議以二不可奈何於賊欲與羈縻  
公力陳賊必敗亡事議寔然 上在位久雅知公察

修持平值時動勦益信夷險一誠以爲濟亂之傾須  
用儒者晉拜公右議政丁午二月也公感 上恩出  
謝未久而黃廷瓌與其子赫得罪廷訊 上問大臣  
以廷瓌有舊勲且老欲免考設配公謂欽恤刑章保  
全功臣俱盛德事兩司論推官失出之過而語及公  
於是公露章固辭 上諒公意不回連授知中樞府  
事初公薦李舜臣金德齡其才可將至是舜臣立戰  
功爲海防司命金德齡勇健善鬪坐殺人當辟公言  
譬賊據我疆域而先殺壯士不可令敵聞 上亟命  
原釋丙申夏 上朝陵十日而雷震禁內公進言曰

魯以魃鼠示災止不郊令譴告非常宜克謹天戒深  
惟非時不舉之義 上爲寢行其秋湖西賊李夢鶴  
就擒支黨招款約以拜 陵日慝作而不果聞者寒  
心丁酉賊躡湖南羽報蜂午公再上劄請自行邊曰  
民罹大創勢將土崩朝廷命令遠邇不通烏可以祖  
宗二百年基業付之一擲而束手待亡臣奉哀痛之  
音往布德意慰諭軍民父老率勵子弟相度形便控  
扼賊路要衝庶幾萬一天幸臣愚朝夕老死馳突行  
間誠難自力願先士卒一死報效無負素蓄耳朝  
闕其意不許然有志者成扼腕思奮矣已亥奉光

候 中殿才遂安還則朝廷以向危急時大小臣工  
保妻子先出圖便家私榜其人姓名朝堂以示其儆  
公爲言海寇再逞人情顧戀棧豆豈以懲異時不早  
自拔汚賊者多故耳此輩誠得罪外義當圖大慶滯  
澤屢降普施澳汗蕩除更始亦王政有過之大 上  
竟釋之公持法必傳寬而行類此始公大拜之年已  
登臺尚深以履薄爲愍念國家喪亂未夷無可去之  
義至是時駭駭向安人臣得伸雅志遂請假南歸省  
墓爲懸車終老計翌年春拜左議政趣召入朝自陳  
病憊無以稱報 上息控辭不赴 上旣允公請令

長吏歲時存問加賜厚撫後四年癸卯年七十八歲  
迺拜八疏乞致仕 上又重違公意遣史官宣諭有曰  
挽六丁而志不可奪舉一世而事固空聞其冬策扈  
從勲封西原府院君下本道給奉朝賀祿俸公又辭  
曰老臣旣不得以時朝請陪盟會之會苟按國例虛  
受罷祿於公 受授交失 上優旨答曰元勲大臣  
退處田野今又辭祿尤增欽然本道賦俸實出於優  
待勲舊何可固讓自潔不體朝家盛意公家業甚薄  
歸而食益甚四壁懸罄至不具二簋而辭受之義終  
殆不苟 上所以禮遇公亦終始不衰諒以元君臣

矣公素彊無疾遇春秋俗節必躬往展掃墜域蹈履  
如火壯而時徘徊田壠間一丘一水瞻眺竟畧惟二  
三門故肩輿杖几而已田夫野人不知爲故相而與  
鄉士友引觴陶寫未嘗不盡興採昌氏鄉約可行於  
今者之尊卑進禮讓死喪相恤急難相助條爲式  
目譯以方言令畔俗易曉春秋講行醴泉人至今遵  
之不廢以乙巳九月十九日考終于寢觀察使驛聞  
上罷朝震慟官宅葬事具如例有加而 上遣承旨  
東朝令官僚臨吊祭以異其數越明年二月窆于郡  
治南位谷之原邑人追配賢祠以奉俎豆公清明

豈弟恬穆自守天資近道如精金良玉一見知其所  
存早遊退陶先生之門用切於真知實踐充養有方  
未弱冠造璿璣玉衡觀者服其精解旁涉天文地理  
象數兵家之流靡不淹貫篤好中庸大學迨晚年猶  
夜坐默誦不勗嘗曰許魯齋有言吾於小學敬之如  
神明尊之如父母人苟敬信如魯齋何患不至聖賢  
抄錄羣書欲以廣立教明倫敬身之旨作小學行義  
而不果成公初釋褐人無知者李相浚慶一見器之  
曰顏狀類雌龍後必大貴在帝都遇相者謂曰君真  
仁人當濟萬民身豈不踰中人而亭亭如野鶴出群

人皆敬慕而不敢狎焉秉心忠信寬平卑謙自歛物  
我之懷不施於虫豸之微傲慢之色不設於僕隸之  
賤晨興盥濯整襟端坐身不服錦絳音伎玩好一無  
接於耳目絕口未嘗言營修家產公沒而諸子俱不  
能家終始歷清貴遂都盛位而避權若免蕭然自同  
散人雖時議乖張立門戶相傾效爲利而公每裁以  
義理不官詭隨卓然頽然蕭靡之中見有喜事造端  
抵巇以巧取者輒深惡痛絕不少假借然人或得罪  
叵測辨在踈遠異趨必曰惟樂園公活我公亦爲之  
求其生道全濟乃已至論國家事先大體重名分必

務遠大規畫不微近功時廣募軍丁欲許私贖贖免  
且患軍餉乏興議以功券收之公執不可曰自箕子  
設法以來奴主分之猶君臣也安有主叛而國忠者  
是將道之叛上而國不爲國矣賈爵本漢時弊政今  
又壞敗勲格安坐取穀之徒與出萬死犯矢石者並  
列帶厲美以勸鬪士今斬將文旗哉議者無以難旣  
家居謝事聞朝政得失夜不能寐謂家人曰街 思  
莫報死不瞑目後世子孫知吾愛君憂國之誠有能  
繼吾志者吾無憾矣夫人巨濟潘氏舉三男一女長  
九者一坊次九律主簿次九穆察訪次九德原都正

樞孫曾男女若干人 宣廟以明德當乾俊乂之士  
林林風猷器業屈指數公而至於清資雅望輔以經  
學竭忠於危亂之際抽身於嚮用之辰時行時止保  
節完名旣明且哲高朗令終公庶幾其人哉嗚呼敏  
求嘗以童子事公徒得公清修之表竦然起敬而已  
公歿今三十年事遠寡傳公諸子又皆淪喪無能述  
公始末者今因嗣孫時亨承事來請謹次其梗概如  
右請易名之典

延陵府院君李公諡狀

己亥

公諱好閔字孝彥姓李氏始祖茂唐中郎將隸蘇史



方伐百濟遂留爲延安人其後裔班班可譜工曹典  
書係孫典醫監正亮寔公八世七世曾祖諱淑琦再  
策勲延安君卒戶曹判書祖諱世範弘文修撰 贈  
左贊成考諱國柱伊川縣監 贈領議政咸以公貴  
故妣比安朴氏司直族之女公生四歲而孤夙性闇  
悟七歲知讀書占句奇警嘗一覽二百榜日闇記不  
錯一人時年十二見以爲神童矣己卯魁進士聲譽  
騫奮李文成公迂詔使盛揀幕屬公布衣豫選辭不  
赴癸未 宣廟試多士又舉第一直赴殿試遂以翌  
年甲申釋褐探花初補成均館蘇齋盧相國衡一世

文士知公才任辭命爲言於 上尋拜注書一日  
上偶問本字何義左右默然 上謂公聞爾富文學  
爲我言之公辭謝曰是出西京賦本尊蓬茸茂盛之  
貌又對策車舊制甚悉 上甚悅之轉內翰 賜讀  
書殿 上曰此人奇才培養不可拘常規 命脫禁  
直專意學業 上庭試儒臣公再居魁陞資及前後  
應製輒爲冠荐蒙 蕃錫丙戌弘文著作戊子以後  
屢授修撰再言持平校理至壬辰拜吏曹佐卽而寇  
警猝急危 駕西出泣與大夫人訣觀者哽咽到博  
川賊鋒踵後倉卒不知所往西厓相請幸龍灣爲歸

依父母計公力贊其決既至賊益迫則有渡遼之議  
上簡願從者公哭曰臣既忍絕裾願以死從衛秋遷  
應教典翰執義以捨攘中宣達辭令必資於公常帶  
承文院職又以負藝苑重望兼藝文應教其多李提  
督檄偏師嘗敵公匹馬晝夜馳詣遼陽願請濟師提  
督見公血誠許以正月進兵於是負箕城之捷初平  
壤賊騰謾書要以助逆犯順公勸 上聲大義逆折  
奸謀中朝人覘國者歸報大司馬我情益白天討乃  
行時事變錯出咨奏旁午公副急應卒不躡不竭  
天將黃應賜招募遺民臨行索諭檄甚處 上以命

公立草成之嘗撰罪已 教書有曰龍灣一隅天交  
艱難地維已盡予將何歸瞻彼長江亦流于東思歸  
一念如水滔滔遐邇雪涕義旅扼腕感奮世以比興  
元詒云李提督旣殲賊宋經略尸兵柄各欲僭功將  
觀我國報捷爲之形勢公兩俱推功不左右其手語  
極揚厲二人者意皆滿甚得謂永國有人矣於是擢  
同副承旨侍 上左右隨事贊益 上常以職呼而  
不名兵部尚書石星以亂久不解計欲許倭款雖我  
邦人亦思羈縻公曰不共戴天之讐一朝許講何以  
歸請 宣靖兩陵言未已 上厲聲曰終始不憚於

賊唯我與爾奉 朝命疾李提督于開城過者大夫  
人病已遭喪奉柩歸葬公既去牋牘紛委無管理者  
命奪情起服公十上疏懇乞終喪 上以辭命得失  
實關存亡不准辭至日條達事情敷陳明白拯濟艱  
危表裡戰功詞鋒豈下於兵鋒耶慰諭備至乙未服  
闋拜承旨叅知大司諫者再副提學者四丙申冬特  
授嘉善大夫大司憲舉正 王子臨海君容庇姦宄  
之罪 上曰父子之間卿能盡言風采可尚丁酉由  
大司憲都承旨兼弘文館提學八月超資憲判禮曹  
己亥監軍御史陳効卒于軍公爲愆使操文以祭有

曰伯玉過宮不是舊車之昔王孫不歸長爲暮山  
兒一軍掩泣既還再跪乞退盡時譟商西正相其  
力流涕波及 上察其狀優旨不許曰卿忠孝貫日  
月何忍棄予以去辛丑學士顧天峻奉 詔東來一  
上命擇襄州巡慰使才任主文者公膺是選翌年春  
果介李廷龜爲遠接使使還拜兩館大提學癸卯陞  
崇政階左叅贊甲辰策忠勤貞亮效管協策扈 聖  
功臣延陵君俄進府院君位 乙一品迺控解宗伯及  
文衡燕局杜門却掃擺落世務超然如未嘗在事甲  
文貞公常稱知命之後謝事就閒達識高邁人自不

及戊甲 宣廟陟遐公知京師告訖且請繼美 朝  
廷以元海未正世嫡位號不卽准封繼人之醜正效  
誦者組織爲使臣罪擬律條激元海初不從竟用鄭  
仁弘讒許罷公職未幾復叙元海在位數年復諫滋  
言不遂言官相繼公因鄭莊外補上疏保留且言金  
元 先王朝舊臣七十之年流離嶺南寺塔論事不  
容片語有歸沉誦金致遠連敗遠惡臣知所忌於言  
言者非暫而久也疏入不省壬子姪婿金直哉被死  
囚鈞引家鬻公亦逮繫得釋而仁弘曠前憾不已又  
設戊申使事三司承顯下氣連章請寬元海重運仁

弘意又謫公無罪不卽批下自是待命郊外者七年  
公始立朝用文雅受知人主迪簡騰蹕致位極品及  
是而遭罹否運天地雲晦連寒在闕動扞於文罔其  
亦天也餽地南郭結宇棲止蕭條屏散絕耳目之營  
雖頽然處順乎見倫婁喪貳諸名賢一時流逆而白  
沙相得關北就別途夫相與賦詩悲慨聞者傷之及  
今 上卽位以公先朝耆宿常見優禮公時受六莖  
踏履已愆約諸老爲雅會肩輿還性風流可賞公如  
號五峯晚適居閑息念閭張終日又號扁駟寓甲茂  
閏八月成疾卒于寢距其生癸丑爲八十二歲官死

漢廷禮官致昂恭具視例定于揚根郡北馬游山之  
麓兩夫人附先夫人坡年尹氏考司直文老生男  
嚴文科富平府使文適及第中樞後夫人陽州許氏  
考學生昊生二六適進士宋民古學生姜燾側出景  
陸景湖公資稟特達體氣剛爽平居盥濯脩潔整飾  
衣冠穆然若不可干孝友敦睦天性篤至每遇先忌  
三日白服齋素未嘗見齒常語子弟早失嚴顏素  
侍偏慈治經生業觀幸喪身者初房奉一檄便奉之  
計文翰華膺實非如望而中夏板蕩至叨勳封尤非  
夢寐所及父喪以幼母喪以亂俱不得守制是余平

生至痛少事伯兄恭判公愛敬備隆悼其弟昌城公  
早殞撫視諸孤恩均已出親屬之居貧不給者與之  
同飢飽無難色苟有以戚懿至者不問內外親疎待  
之如一鄉士之旅食于京師必以為歸舍館致餼存  
問有無為之成就願欲遠近慕其義焉積臘仕五十  
年未嘗商量尺才濡蓋家私百口唯仰給俸祿及其  
屏廢殆不具朝夕處之晏如人或勸以經紀先業則  
曰吾生無幾止此足矣何用枉費心力朝廷穢濁多  
行金結與授以除罪有一人語公曰親老欲事踐往  
哉公勿為苟異公曰老諱受恩過厚垂死之日豈所

復望公素尚儉約不喜服美 宣廟嘗謂公曰今日  
遣臣依俱文綺卿獨不然深用嘉尚因舉示 御衣  
乃綿布襖也左右大慙執義金順命論臨海君橫恣  
語甚謹 上命斥之公涕泣救解 上遽曰卿言之  
是也予亦悔恨然既退家居不問朝政得失不言人  
品高下鄰居而不亂獨處而愈莊不肯教之權要造  
請進取而當世數清名者必以公先之公詩文以氣  
為主翩翩豪逸作新掃袖寧瑕而壁寧蹶而千里也  
有非筆量摸擬所可到然既脫稿不許子序藏收曰  
古人書具在不得更爾以是見集僅若干卷敏求出

入門下二十年所雖不敢舉其全而概之文章標致  
令聞今望發揮宣猷於中興之辰衆許以陸倕與其  
人而處險居貞終始完名詎非大雅君子者哉謹採  
家狀所載行蹟切最請易名之典

東州先生文集卷之六



